

南洋初級學院

往事

豈能如煙



# 目录

## 序

编者序	孙宇慧	4
-----	-----	---

## 尘封的岁月

硝烟	黄茜梓	6
----	-----	---

干樱花	孙宇慧	11
-----	-----	----

## 历史的情仇

将心比心	何慧玲	15
------	-----	----

墓	刘洪	17
---	----	----

参观日本人公墓有感	任晓恺	19
-----------	-----	----

反思——参观日本人墓地公园有感	王一丁	21
-----------------	-----	----

这里一直很安静	常甜甜	25
---------	-----	----

游·记·思	付晓宇	28
-------	-----	----

那些心情那些人	王晓亚	32
---------	-----	----

游日本公墓	冼建波	37
-------	-----	----

读《这里真安静》有感	吴佳慕	39
------------	-----	----



永别了，樱花树！ 林颖慈 42

编委会 45

## 附录

《这里真安静》节选 余秋雨 46



# 序

## 编者序

突然接到任务：近期内将同学们去参观日本人公墓的佳作结集成册并上载到语特网站。起初，我着实倍感压力：万一做不好怎么办？不能按时完成怎么办？可转念一想：这不正是个自我磨练的大好机会吗？得好好把握才是。

然而，万事开头难，给本书加上一个恰当的标题使我们编辑团队伤透了脑筋。于是，在学院食堂、放学路上、巴士车站时我们都在冥思苦想。

“樱魂？”

“不行，太过美化日军了！”

“樱花树下？”

“你写爱情故事啊？”

……

就这样，许多提议都被立刻否决了。最终，在陆玉欢老师的提点下，我们决定将标题定为《往事，岂能如烟》。原因是我们觉得身边的很多同学都对日本曾侵略新加坡这段历史无甚印象，就算有，也



是趋于淡忘了。其实，历史岂能任其灰飞烟灭，岂能不从中吸取教训？于是我们定此标题来告诫同学们：往事不能如烟！希望同学们铭记战争的惨痛，铭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人类和平努力，不让历史重演。

有了标题，接下去就好办多了。在此很感谢茜梓和皓琰两位编辑制作了如此精美的封面和内页，谢谢两位花了大量时间来构思和修改。虽然中间也略有分歧，不过磨合的过程让我们都成长不少。就拿封面插图来说吧，本来我们打算专程去日本人公墓拍一颗树的，后来想到哪儿拍不都是一颗树而已嘛！只要运用得当，一样能引起大家的共鸣。于是我们便向陈妍君老师索取了这张图，在此衷心感谢陈老师的热心帮助！希望我们的封面能给各位制造一种回首往事、牢记历史教训的效果。

本来只想将同学们的佳作装订一下，后来想想有些同学可能并没有亲自去过日本人公墓，于是我们便节选了余秋雨先生《这里真安静》这篇文章的几个段落，希望同学们在阅读时更能有所感悟。余秋雨先生的文中提到了“军人、妓女和文人”三者，读了他的文章后我们对日本人公墓有了基本的了解，可是真正踏上公墓的土地时，眼前的景象却又使我们震撼。真的，读者诸君你们应该去看看。

希望各位在阅读此书时，能抱着一种打开尘封记忆、重拾历史碎片的心态，感悟和平无价。谢谢！

孙宇慧



# 尘封的岁月

## 硝烟

黄茜梓 0915

我拿出笔记本，仔细地核对了上面所给的地址和我眼前的门牌号码。确认无误后，我小心翼翼地敲开了那扇破旧的门。

“吱”的一声，门开了。门后出现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驼背老人的身影。他的眼帘低垂，脸上与脖子上布满了皱纹，那是一位经历了岁月无情摧残的老人。

我被迎进屋来，与老人家面对面坐着。这是我当上实习记者以来首次外出采访，眼前这位老人便是我的采访对象。当年，日本侵略者通过前清废帝建立了傀儡政权，在中国东北实行了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中国东北人饱受了成为亡国奴的痛苦滋味。那段黑暗岁月，他曾亲身经历过。今日拜访的，目的便是与他做一段访谈。

随着录音机的开启，老人家以沙哑的嗓音，徐徐地为我叙述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东北沦陷的那年，我刚满10岁。我们全家居住在一个村庄里，远离新京（长春），希望能躲得过日本鬼子的魔爪。那时，整个东北已经被日本军队控制了，建立了所谓的‘伪满洲国’。虽然人民还是生活得很贫苦，但战争总算是结束了。”



这天，大人们像往常一样在院子里忙进忙出。远处突然传来轰轰的声音，所有的人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惊慌地跑到了屋外。我从窗口偷偷往外瞄，看见山坡的那头有许多坦克和卡车，汽车驶过扬起的滚滚沙尘，仿佛要把一切都淹没。村里许多人大声地尖叫，乱成一团。日本军队来了！

爸爸还没回来，家里只有奶奶、妈妈、舅舅、舅妈和我。舅舅把门窗锁紧后，我们全都围坐在一起。大人们紧张地对视着，妈妈则紧紧地抱着我。我心里害怕极了，之前听大人们说过日本鬼子在城里抓了很多人，也杀了很多人。我们的命运又将会是怎样呢？

一辆卡车停在了我们的村口，一个个日本士兵利落地跳下车。他们身穿墨绿色的军衣，肩上背着黑色的长枪，枪头绑着一支支明晃晃的刀，有的还沾了血迹。他们面无表情，像是没有生命的活死人，左右各站了两排。从这两排队伍中间，走出了一个人凶神恶煞的首长司令。他的一双眼睛冷冰冰地扫过众人，鼻孔“哼”的一声，手一挥，大批的军人便涌入了我们小村。

日本士兵手操长枪，一脚踹开门，闯进了所有人的屋子。各家各户惊慌的尖叫声、此起彼伏。所有村民都被撵了出来。

他们把村里所有的人都聚在一片空地上，围了起来，用枪指着我们的头。大家安静得连大气也不敢出，几百个人聚集的村庄，安静得像毫无人烟一般。我怕极了，裤子湿了一片。我望着妈妈，她的脸色十分苍白，依旧紧紧地抱着我，摸着我的头，口中不住地喃喃自语：

‘别怕，不会有事的……’那样子反倒像是在自我安慰。



一个日军领队喊了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只听“砰”的一声，随着一声惨叫，一个青年中弹倒下。他的死状可怖，眼睛是睁开的。许多人都吓得尖叫了起来，我扭过头不敢看。

我们站在拥挤的人群里，妈妈抱着我的头。一个日军以不太流畅的中文喊道：“你们，谁是章芷山？”我发觉妈妈倒吸了一口气，把我搂得更紧了。我慌张地扯着她的衣衫，问：“他们找爸爸干什么？”妈妈连忙用手捂住我的嘴，我分明感觉到她的手在颤抖。

过了半晌，没有人回应。那日军不耐烦地说：“不说，全部死，活的不留。”我仰头望着妈妈，在蓝天的映衬下，妈妈的脸惨白惨白的，豆大的泪水滑下脸庞，滴在我的脸上，滴在我的心里。

那日军见还是没有人回应，小跑到司令面前，附在其耳边嘀咕了一阵子。那司令吼了一声，士兵们便整齐地拿起了枪，架在肩膀上。他的手又是一挥，响起一阵机关枪扫射的声音，那阵枪声在安静的小村上空回荡，更显得凄厉无比。

世界，似乎在这一刻静止，我身边的人缓缓地倒了下去，有的向后仰，有的向前倾，夹杂着妇孺的哭叫声，还有众人的求饶声。但是冷漠的枪击声盖过了喧哗声。妈妈挡在我前面，她依旧紧紧地抱着我，泪水弄湿了我的衣衫。妈妈一声闷哼，压在了我的身上，我顺势倒了下去，脑中一片空白：不会的，妈妈不会有事的。

空地上的人全都倒下了，日军不死心地过来检查有没有留下活口，我一动也不敢动。他来到我身边，正要俯身检查，却突然像是被什么吸引了一般，离开了我。我透过妈妈的臂弯，看到舅妈倒在舅舅身上，



还剩下一口气。一名日军在那儿停下了脚步，把舅妈反转过来，用枪头的刀刺向舅妈隆起的肚皮……那一幕深深地埋在我的脑海中，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

可能是老天爷有感应，忽然之间雷电交加，又是刮大风，又是下大雨。那倾盆大雨，似乎在为这群双手沾满了亚洲人民鲜血的民族而哭泣，又似乎在试图洗刷掉受害者的伤痛。

我等到日军离开了很久，才敢钻出来。我趴在妈妈身上哭，妈妈却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她的脸很安详，很平静。我想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这里的空气夹杂着血腥的味道，令人窒息。于是，我一路跌跌撞撞地沿着山坡往上逃。半路上，我遇到了一个老人，他住在山那头的村庄。他见到我们村里还有活口，惊讶极了。他说，能侥幸逃过这场浩劫，是我命大，于是他收留了我，替我改了姓名，从此住在那个村里。

后来，他替我打听到了爸爸的消息，他在城里秘密组织了一个抗日团，最后却不幸被枪毙了。”

故事未说完，老人家已老泪纵横。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是那些人，令我幼年丧亲，令我永远归不了家。”他补充说。

我安静地陪着老人家落泪。望着他布满泪痕与皱纹的脸，我无法想象该是怎样的伤，才能在事隔八十年后，让他依旧无法释怀，痛彻心脾。这一段悲风苦雨的历史，承载了一辈人的血泪。但这段悲情的



历史，却被下一代人轻易地遗忘，我想这大概是因为这段历史过于沉重，是大家都背不动的一个大包袱吧。

我轻轻地关上了门，缓缓地步出了老人的家，也缓缓地步出了这段封尘已久的回忆。



## 干樱花

孙宇慧 0915

天好蓝。

山脚下。

你光着脚丫手执樱花尽情地跑着，开怀地笑着，丝毫没有注意到不远处躲在树后的我。

我就这样静静地、满足地看着你。

你的脸，在我的眼里心里烙下了此生的印记。那一刻，我想，没人比我更爱你。

当那个恶霸拦住你时，我的愤怒点燃勇气，看他慢慢倒下，我知道我的冲动将注定我们的分离。

可是，没关系，没有人能永远在一起，为你付出生命我也愿意。

就这样，作为惩罚，我被编入了天皇神圣威武的军队。出发前，竟意外地看到你混在拥挤的送行队伍中。明明觉得不可能，却还是鬼使神差地挥了挥手，看你原本焦急的脸庞顿时绽放笑靥。说真的，我的心都酥了。你快速地递给我一枝干樱花，满面娇羞地说：“我等你。”

多年来憋在心里演示了不知多少次的对白这时却凭空蒸发了，我只有重重地点头，暗暗发誓一定凯旋而归，给你荣华富贵。

在中国华北的战场，我努力奋战，一心盼着建功立业，早日光荣地站在你面前。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杀红了眼。可转念想到我们的未来，我顿时斗志激增，丧生在我手下的平民已不计其数，脚



下的血也早已流成了河。好呵，我想，这‘河’越长，这仗就越早打完，我也可以越早见你了。于是，我再次提起长枪，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下个村庄。

三年过去了，我奋斗着，拼搏着，坚持着，只为了你那句“我等你”。

得知即将回国的消息，我激动得手舞足蹈。下意识地按抚胸前，摸着那枝完好的樱花，我想象着我们即将见面的情景。

我又站在那熟悉的山脚下了，可是你呢？

几经打听，不禁愕然：为何你不遵守你的承诺，抛下我的思念，跟你的小姐妹跑去南洋？难道你不信我归来后会让你不愁吃穿？难道当时你只是信口胡说？

人海茫茫，我要到何处去寻你？

万念俱灰下，我又随着军队走南闯北。好吧，既然你已抛下我，我又何必痴心等待？可是负气的我始终下不了决心扔掉那枝依旧美丽的干樱花。

根据指令队伍最终决定下南洋。怎么办？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找你，就算找到我要怎样面对今时今日的你？

一路上，我脑海里不时浮现昔日那个单纯得像天使的你，又要一直压抑对你不好的幻想。其实我对你的职业早已心知肚明，可是只要想到这里，我的心就会揪着痛，我就是无法接受这样的你，不管你有怎样的理由。



然而，当我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你时，我惊呆了。难道你是为了惩罚我对你的不谅解？

我的眼前只有一堆凸凸的黄土，立着小得可怜的石碑，写着：贞义信女。石碑背对家乡。

带路的小姐妹告诉了我所有关于你的事迹。

原来你为了要帮我守节，只是在那里打打杂。不幸被玷污后你痛不欲生，可为了我你强忍内心的痛楚，发誓要坚强。你劝姐妹们一起为我们这些士兵犯下的孽赎罪。你以自身的耻辱体验到了那些异族女人的痛楚。你在残暴的战争面前展现了巨大的勇气，承担着负荷的痛。你就这样默默接济那些女人，只为了帮我们的民族赎罪。最后你却被我们自己的士兵杀害，作为警告。离世前你拜托姐妹让你的墓背对家乡，想用你自己的方式代替我们整个民族向遇难异族们请罪。

听完后，我的心都碎了，痛苦异常地跪倒在你墓前。

我不再责怪你了，你回来吧！

这一刻我什么都不在乎了，只要你回来。

我好想你，好想摸摸你的脸庞，好想哪怕只是跟你讲一句话。

可是我却不敢用曾经沾满鲜血的双手摸一下你的碑身。

我怕玷污了你！

对不起，我真的很爱你。

我默默地拔下腰刀对准腹部，手里紧握那枝似乎重生的干樱花，最后一次深情地看着你.....



天好蓝，  
我要拉着你一起漫步，  
在山脚下，  
只有我和你。



# 历史的情仇

## 将心比心

何慧玲 0915

不知为何，站在这沾满了血的墓碑面前，一股莫名的怒气涌上心头。眼前的，便是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之墓。

我对他的了解并不深，只知道有千千万万的华人死在他所统领的军队手上。这么一个被许多华人唾弃的人的坟墓，竟稳如泰山地坐落在这里，纹丝不动，可见新加坡人的胸襟多宽广。从老师的解说中，了解到原来许多日本人都把他当成国家英雄，甚至把他的骨灰、指甲、头发、军服存放在日本的靖国神舍供人参拜。这样的举措不禁使我怀疑：到底有多少日本人知道二战时期日本对其他国家造成严重伤害的事实？

虽然我很幸运地没有亲身经历可怕的战争，但是只要上过历史课，便可想像当时的惨况。人们心中的恐惧、悲伤、愤怒、屈辱，是不能用言语形容的。一切的一切：家园、抱负、理想……在一声令下化为乌有。生命原来是如此的脆弱，在日军眼中是那么地一文不值；人性的尊严竟可以被如此残忍地践踏、摧毁。发动战争的人也有家人，为何他们不能将心比心，去体会失去亲人的痛楚呢？

回程时，我问朋友是否也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没有”。我想，也许是因为日军侵略新加坡已是年代久远的事吧！



日军入侵时，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英国人感觉到日军的威胁后，仍不愿对抗日行动提供更多的资金与更好的武器。所以，对于日本的侵略，新加坡几乎是束手无策。在武吉知马的对抗战中，本地的马来军队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杀死了很多日军。可想而知他们有着强烈的保家卫国的决心，他们是抱着视死如归，牺牲自己的精神来保卫家园的。

这一段历史是一位历史老师在全民防卫日讲的，从此深刻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往后每当国歌响起，回想起这段故事时，我便会肃然起敬。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这段故事，记得这和平舒适的国家，是许多前人的牺牲与血泪所换来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多少人能了解其中的辛酸，并珍惜眼前的一切呢？

也许是因为这种国民意识，我心中才会产生那一股怒气。我尝试让怒气平息，毕竟这一切已成了历史埋在地底，已经无法改变什么了。或许，日军认为他们的举动是忠于国家的表现；又或许，很多日军就算看到悲惨事件的发生，却也感到无能为力吧。

逝者已逝，过去的恩恩怨怨也随之埋在土里。现在，已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了。也许，放下执著，心中会更轻松些。我们都有必要去努力，让心中充满仁爱、包容与体谅，只有这样，世界才会充满和谐的福音。

但愿，人人将心比心。但愿，世界和平。



## 墓

刘洪 0915

妓女——一种被世人唾弃，耻笑，鄙视，视为最卑贱的职业。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岁月如何流逝，妓女，一直都是负面的代名词。虽然被多愁善感的作家赞颂过，但在一般人的心里，妓女还是被排斥的一群。

记得以前读小仲马的《茶花女》时，只是把它当做一部外文名著来读。作者描写了主人翁悲惨的妓女生涯。主人翁虽是妓女，却是受迫害的形象，不但是上流社会的牺牲品，亦是失去追求爱情资格的可怜人。当时读的时候，觉得一点真实感都没有，觉得作者只是为了作品的凄美，才把主人翁写成悲惨，受迫害的形象。直到我亲身来到这里，我才明白，我错了。

墓碑，四周围都是墓碑，除了杂草的陪伴，这里是孤寂的。是的，这里是安静的，它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而早已被人们遗忘的，当年残暴的日本军人，随之而来的军妓和到南洋讨生活的妓女就葬在这里。这就是日本人的墓地。

经一位了解这里历史的韩山元先生的介绍，我大概知道了哪些人葬在哪里。让我最感兴趣的不是什么将军，也不是什么唯一的文人，而是连真实姓名都没有的——妓女之墓。生和死，是人生中最重要两个过程。常听人说：就算生时不光彩，死时也要走得风风光光。是怎样的苦衷，让这些人连名字都不愿留下。据说，她们的墓都是背对



着她们的故乡。我又不禁产生疑问，是怎样的原因，让一群葬在异乡的人连家的方向都不敢望去呢？

我对那段历史并不了解，也不知道这些深埋地下的人的故事。但是，看着这些墓碑，总觉得莫名的哀伤。看着那些刻在墓碑上面的假名，如仁爱信女等，觉得好讽刺又好可怜。一位风华正茂的女子来到异乡，每天强颜欢笑地讨好不同的人。明知是被人玩弄，却还要笑颜以对。在日本人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也许身份更是卑微。死了都不愿刻上真实姓名，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吧！到底是已经忘记了真实的自己，还是觉得不配再当真正的自己？是想要以墓碑上的名字重生，还是连自己的死讯都不敢让家人知道？背对着家乡，是不敢面对还是已经伤心绝望？不管是什么原因，我感受到的只有悲惨。

之后我向韩先生请教，对那段历史有了略微的了解。葬在这里的妓女果真是身份卑微的可怜人。虽不知道每个人的具体故事，但也明白了她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下讨生活。一个个没有真实姓名的墓碑和周围肆虐的杂草，清楚地告诉我，它们的存在就是最真实有力的证据，证明着妓女的悲凉。对她们而言，也许能被人们遗忘也是一种解脱，一种最后的尊严。此时她们的家人在哪里，又在做什么？我十分的好奇。他们拿着自己女儿血泪换来的钱在享受，还是早已遗忘自己有这样一个女儿？肆无忌惮成长的杂草是那么合理，又是那么讽刺。它是唯一的陪伴，但却显得那么的悲凉。

带着复杂的心情，我离开了这个安静的地方，但愿这些常埋异乡的可怜人，能够找到真正的宁静。



## 参观日本人公墓有感

任晓恺 0926

人的一生长则百来岁，短则十几岁。从出生到死亡，经历过许多欢笑，痛苦。曾经的辉煌令人向往，然而死后人人平等，所拥有的不过是几寸土地。

二战期间，日本军人横行东南亚，所到之处凄凉的故事数不胜数。新加坡有几万华人遇难，其中大多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日本人为满足杀人的欲望，屠杀与战争无关的人，为的只是让人民恐惧，服从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后，有的军人战死，有的被军事法庭处以死刑。他们的同胞，费尽心血，给他们筑墓立碑，让后人可以记住他们为日本做出的“贡献”。这应该就是新加坡的“日本人墓地公园”的由来了。

令我讶异的是“日本人墓地公园”中还有一群特殊的人，那就是妓女，由于二战前日本经济萧条，日本农村女性为了生计漂洋过海，来到南洋。为了生存，她们忍受世俗冷眼和唾骂。在她们心中，只要家人过得好就心满意足。她们死后埋葬于日本人公墓，只是墓碑上没有真实姓名，只有戒名。她们是伟大的，直到死前都还在为家族考虑，不让自己的名声败坏家门。

人还活着的时候可以掌握一切，死后则由不得自己。如果普通士兵不为寺内寿一立墓碑，显赫一时的大元帅只有当孤魂野鬼。如果娼妓的好姐妹没有出钱立墓碑，她们死后可真的是一点痕迹也没有了。



物质上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精神上的成就则决定死后是否有人纪念。伟大的人过世后仍被人提起，当做榜样，背叛祖国的人死后则被人唾骂。立碑者对死者应该都有一份尊敬之心。战败后日本人在新加坡抬不起头，若不是受民族精神的影响，谁又会在那个不太平的年代为日本的将领、士兵、妓女立碑呢？在世俗眼中，他们是可耻的，但在日本人眼中他们是英雄，值得立碑，值得后人瞻仰。

新加坡人大多数是华人，却能容忍这样一个公墓的存在，气度令人佩服。日本人对新加坡的伤害不亚于中国。在这几十年间却没有人破坏这个公墓。我想只因为新加坡人知道当兵的杀戮也是逼不得已。战场上，只有敌人和战友。日本军人为免除后患，屠杀对他们有威胁的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却得以幸免。的确，当时抗日情绪在华人团体中特别高亢。如果日本军人不采取手段，东南亚日军也许早就战败了。

公墓中还有一位文人——二叶亭四迷。身为文人的他本不该出现在这，无奈命运弄人，他在途经新加坡时去世。新加坡可说是他的克星，游历世界各地，竟死在当时毫不起眼的新加坡。他算是墓园的第一位住户，我不知道他会之后来的军人和妓女有何看法？

人辛苦一生换来的不过是几寸大的土地和一块墓碑，名气大的占地多，碑石大，没名气的只有手掌般大的木碑。为了这点差距值得杀人放火，强占其他国家的土地吗？我认为不值得。人生在世，只要快快乐乐地活着，享受生命中的每分每秒就好。虽然没有许多人祭拜，生命的精彩能够让自己满足，便至死无悔了。



## 反思

### ——参观日本人墓地公园有感

王一丁 0926

我不知道我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走进去的。前些日子老师说要来这个地方参观，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去”！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可以去那种地方，那个会唤起千万种恨意和耻辱的地方！可是，很爱睡懒觉的我却七点多就醒了。好奇心与对历史冲击的渴望，让我伴着温煦的晨光，步入了一段历史，一片沉思。站在门口，我望了很久，才深吸一口气踏了进去。像余秋雨先生说的一样，世界霎时安静了。我不敢走得太远，就在入口处转了转。一方又小又矮的尖碑刺痛了我的心：纳骨一万余体。心是火辣辣的痛，惊得我竟踉跄地退后了几步。如果是在中国，这样的地方是不可能存在的吧！我自嘲地想。许多抗日电影里日军惨无人道的画面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杀戮、血腥、残暴、毫无人性！突然一阵疼痛感从我的掌心传来。我张开手掌，原来是我并不长的指甲将手掌刺破了……我闭起眼睛，耳边只剩下了自然的轻叹。如此清爽的早晨也可以发出如此叹息。“我不是来宽恕你们对我的民族做出的种种残害的！但是，请你们安息吧……安息在这片和平的净土上，静静地反思，反思你们的过往……”脸上有种冰凉的感觉，摸一摸，竟是眼泪！

转过身，努力将颤抖的身子挺直，迈开脚步，我以为可以轻松一点，却又走进了另一片悲伤里……



石柱，望不到边的石柱，仿佛深深地扎根在那青青的土地上，又仿佛树影般斑驳地投洒在异乡。背乡而立，是怎样的勇气，怎样的决绝，怎样的义无反顾！我突然被什么抓紧似的，定格在这片石柱前，心却飞速地回到了明治维新的时代。

可能，她们只是农村平凡的务农女子，可能她们只是清纯可爱的无忧无虑少女，可能她们只懂得盘中餐和手中线，可能她们对大城市充满了好奇却又有些恐惧。但是，她们最终都成为了明治维新与二战的最无辜的牺牲品。含苞在日本，怒放在异乡，客死在南洋……我心中那最感性的一处被触碰了，轻轻地，温柔地，静静地。

树上软软的小黄花被风吹落下来，我看到有几只小小的蝴蝶在绕着眼前的花丛飞舞。不知道是不是她们的魂，再做回自由的生命，哪怕只能花开到荼蘼，飞舞到日落。

如《艺妓回忆录》里大姐说的一样，当艺妓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而是因为别无选择。我心中的疼痛与怜惜无法平复，对她们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她们也如小百合一样找到幸福了么？她们在肉体的出卖下找到自己灵魂的皈依了吗？她们在南洋雨夜里又是怎样的心情？最终，历史留下太多的问号，无人能知晓……

耳边好似传来梅艳芳磁性柔美的歌声：“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若是你闻过了花香浓，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爱过知情重，醉过知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似梦。”



久久的，心中千丝万缕的情绪，只能化作小小的一句叹息：

“哎……女人如花花似梦……”

随着韩先生的指引，我们继续向墓园深处走下去。然后，我看到了那个人的名字，那个背负了千万条无辜性命却可笑地病死在南洋的魔鬼——寺内寿一。我真的除了握紧拳头硬把恨意压进心里，没有任何特殊的情感。最可笑的就是那一方红得发黑的石碑！被鲜血染红？代表了大和民族的精魂？听到这些话，我震惊的身子直发抖。难道日本的精魂是杀戮，是残忍，是为了目的惨无人道、不择手段？那死于他手下的千千万万华人的鲜血又染红了多少土地！会立起多少石碑！可笑！可悲！可恶！

我以为，我只是很单纯的恨，但回头望了望整个墓园，我的心，竟沉了下去。寺内寿一，他曾经一手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可最后却逃不过命运的牵绊。你应该面对的是整个华北平原！你应该为你所犯下的罪行赎罪！！可是，你的下场，竟是病死在异乡……冥冥中，我仿佛看到了命运黑暗的一面，没有公平或不公平，没有应该或不应该，只有命中的注定。无奈……慢慢地……心中又升起了一丝恨。起起落落的心情，让我很想快速奔出这个地方，一秒也不想再呆下去！

情绪再也无法保持平静，我握紧拳头，绷紧脸庞，赶快坐在长凳上，努力不扫同学们参观的兴致。看着他们还有说有笑的，我不由得又是一叹。原来，历史的冲击，有些人竟是感觉不到的……

太阳，越升越高，此次参观也要结束了，我站在墓园的门口，回头再次望了望那些石桩、石碑，告别了这段历史，告别了一些过往。



其实，有时候过往是很可叹的。死了这么多人，打了这么多仗，最终日本还是日本，中国还是中国。杀戮、残忍也被一种叫做时间的东西冲淡了。我突然感到很无力，命运仿佛把人类变得好无知，它像一双无形的手，牵着我们写下历史，让后人去猜测，去感叹……

最后，脑海中又浮现出一句话：“我们不能对太阳说，多谢阳光；不能对雨说，多点雨水。但是，要在许多不幸后，学会善良，珍惜幸福。”历史不能改变，但是未来可以由我们去创造。历史终归是过往，就如日本学生留下的那块“和平”碑一样，勿忘过去，珍惜现在，将历史的心也填满和平与幸福。



## 这里一直很安静

常甜甜 0930

这个墓园看起来相当寂寞，孤单地坐落在一个不属于它的国度里。景色宜人的环境没给我带来多大的舒适感。反之，在这清幽的环境里，一座座墓碑显得更加冷清与凄凉，空气中充满了静谧的诡异。

踩着铺在绿草丛中的小石板路，我时不时地张望。显然，墓园被人细心地照料着，并没有杂草丛生的迹象。可是，与新加坡别处的墓园不同，这里的墓碑前没有祭拜用的物品。偶尔有一两个上了年纪的日本人前来悼祭，但也都只是静静地站在墓碑前凝视。没有丰富的祭品，没有夸张的祭祀活动，这里一直都很安静。

跟着韩山元先生，我们来到了一座墓碑前。这墓碑下面，小小的不到两坪的地方，竟埋葬着一万多名日本人的骨灰。我的心不禁漏跳了半拍，一万多人的骨灰合葬在一块，墓碑上竟没有任何人的名字！同样都是日本人眼中的烈士，但与靖国神社里被风光大葬的将军们比起来，他们真是既可悲又可怜。

日本元帅寺内寿一的墓称得上是整座墓园里最富丽堂皇的咯！不仅独霸墓园的一方，连他生前的侍从死后也被安葬在他的身旁，继续伺候他。韩山元先生告诉我们寺内寿一的墓碑是用沾着日本军人鲜血的岩石筑成的。早就听说过日本人忠君爱国，现在听了那些日军战犯不顾自身安危仍要犯险为元帅筑墓碑，我心中不禁产生一种异样的感



觉。寺内寿一最后在赴英国听审的途中病死在新加坡，他尚未来得及接受法律的制裁，老天却早早地给他下了判决书。恶名昭彰的元帅病死他乡，我竟然对他产生了一丝怜悯。但当我再次不经意地环顾四周的时候，这种怜悯之情竟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满园的墓碑仿佛让我回到了那个尸横遍野的年代，我依稀听见人们无助的呐喊，绝望的呻吟，求生的渴望。如果没有寺内寿一，没有日本的政客，那么历史应该会改写吧！躺在这里的人会在自己的家乡享受着天伦之乐，过着安逸的生活，死后也会有名有姓地葬在家乡的墓园里，静静地躺着。每逢扫墓时节，便会有子孙来祭拜。这样的生活也许是最简单的，也该是他们最渴望的，但事实让这些变得遥不可及。但无论如何，值得庆幸的是，善良容忍的新加坡人并没有去和已逝者计较，让他们终于找到了栖身之处，让他们安静地，不被打扰地，长眠了。

穿过一座座妓女的墓碑，发现她们都称自己为“信女”。这时我才发觉日本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对于这些女子，我心中充满了同情与怜惜。没有一个女子会心甘情愿以出卖肉体过日子，她们沦落风尘不是因为生活所迫，便是有难言之隐。身为佛教徒的我完全可以理解她们的心境。在当时，一切的挣扎都是无意义的，也许皈依我佛，得到灵魂上的慰藉才是对她们唯一的救赎。

末了，我再次眺望了那个“烈士”的墓碑。在当时，每个人都是烈士，无论是积极奋战反抗日本暴军的人们，还是日本自身的军士。他们都是为国家，为自己所定下的正义而战，每个人都是自己国民眼



中的英雄。我们可以原谅日本人当年的暴行，但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永不能忘。国防应当巩固，民族必须自强。

离开墓园时瞥见伫立在门口的佛像以及看不明白的佛教图案，我停住了数秒，随即又迈开脚步前行。希望信仰可以让墓中人得到安息，希望世间的慈悲之心可以原谅他们的曾经。真的，希望他们就像现在一样，安静地躺着，直到永远。



## 游·记·思

付晓宇 0930

上周学校组织学习华文文学的学生参观了“日本人墓地公园”。我想对每个去参观的中国学生来说，这次的参观地点都将是个让人内心充满了“无比挣扎”的地方，我也一样……毕竟那是“日本人”的地方，而且牵扯到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日本人”三个字，包含了太多太多。这三个字对很多中国人，尤其是老一辈的人们来说，也许就是“恩怨”、“残忍”、“无情”、“痛恶”的代名词，或许用“气味恶劣的典型”，又或许用“深恶痛绝”、“血海深仇”等等词汇也已经不能表达他们对日本人的恨意了。毕竟那段惨不忍睹的“血泪史”已深深烙在每个中国人心中……

但最后我还是去了，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有点似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感觉。

在那里，我们见到了韩山元先生，他为我们一一介绍了那里大大小小的墓碑，仔细讲述了墓碑后的一个又一个历史故事。

撇开那段历史不说，日本人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的。例如，他们有绝对的集体意识，十分团结。为了纪念他们的元帅寺内寿一，这个战败国的俘虏们竟不顾危险，不畏辛劳，在漆黑的夜晚从马来亚搬运染了日本军人鲜血的巨石，然后再一笔一划地刻上文字。我很难想象，在四周危机四伏，自己的生命随时都会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这些卑微、罪恶的战俘们，是以怎样的思想感情来完成这项神圣的使命的。欣喜？痛苦？不甘？不过我想，他们每个人都怀着无比尊



敬，甚至是光荣的心情吧。也许那种感情是我们所不能了解的。不过，正因为他们的集体主义和团结精神，才让这块“染血墓碑”得以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顺利完成。

这些日本军人也是十分服从且尊重上级的。要不然，在这样一座小小的墓园里，不会出现不同的区域划分，不会出现不同质料的墓碑，不会出现高矮大小不一的墓碑以及不同形式的文字和围栏了。这些都是身份和等级地位的象征。就好比寺内寿一的墓碑有差不多四、五米高，碑文整齐美观，周围还有小小的灌木丛围成一个小花园，十分气派！而侍奉他的仆人，虽然被埋葬在他旁边，但是他的墓碑还不及元帅的三分之一高，周围亦无任何围栏或树丛。这错落有致的百多个墓碑，显示了日本军人严谨的军队纪律和礼仪。

韩山元先生说，墓地里埋葬了不少娼妓，早年由于日本经济萧条而远渡重洋谋生，还使新加坡当时的“娼妓”行业大振。有些人认为这些女人行为不检、不知廉耻、出卖灵魂等等。的确，事实是这样的，这些都是人们经常拿来形容娼妓的词汇，但是我们也应了解她们背后的故事。这些女人本是朴实本分的农妇。因为日本政府的改革政策，当时许多农民破产，他们不得不到城里或其他国家讨生活。身为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沦落为娼妓，靠本能生存一定也是下下策。另外，她们大多都信奉佛教，这说明她们确实有心向善。仔细想想，这些女人的一生也很悲惨，直到最后竟无法返回自己的故乡，只能寂寞终生，客死他乡。有多凄凉孤独呀。她们选择死后坟墓不面对自己的祖国，并且石碑上刻的都是她们的“戒名”。就像作家余秋雨先生所写：“不



使遥远的族人因自己而招腥惹臭”。这表现出这些可怜女人的可悲想法，以及她们“有家不能回，有亲不能认”的惆怅与无奈。

当我们看到有一个墓碑上刻着“烈士”两个字的时候，有几位同学的反应挺大的，恨不得冲上去大骂，再踹几脚！这些曾经血洗了整个东南亚的“恶魔”们竟然能被称为“烈士”！？幸好那几位同学没真冲过去，不然事情就大了。不过即使他们这么做了，也会有人拦住他们的，至少我便是其中一个。历史归历史，不管他们当年犯下了怎样的滔天大罪，多么的令人发指，现在他们已经入土，长眠于地下，我们至少要表现出对死者最起码的尊重。如果我们真的上前破坏了墓碑，虽说是一泄心头之恨，但这跟野蛮的歹徒，强盗有什么区别呢？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需要铭记民族的“血史”，但至于太过极端的念头，还是不要有的好，毕竟我们也应同日本建立良好的关系并和平相处。不过韩山元先生有一句话说对了：“这种墓地在中国大陆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这牵扯了太多政治和历史问题，我们就暂且放过不谈了。

我的文章这样写，不是为了要煽动大家的“反日情绪”，也不是要刻意提醒大家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而是我个人的想法和客观现实。其实我本人，略过那段历史不谈，还是挺喜欢日本这个国度的。他们的食物很可口，充满特色，他们的各种家用电器畅销全世界，他们的语言十分吸引我，他们的动漫作品也倍受年轻一代的欢迎。有机会，我还真想去看看。



这趟“日本人墓地公园”之旅，让我思考了很多，也明白了不少，  
的确不虚此行啊！



## 那些心情那些人

王晓亚 0930

一直以来，余秋雨都是我敬佩的文学家之一，听说要去他文章中描述的地方参观，我着实兴奋了一下。

“日本人墓地公园”，当我看到这几个大字的时候，心还是微微地颤抖了。从没想过自己会去参观一处日本人的公墓，更没想过那些日本人大多竟是让我恨之入骨的侵略军。虽然已经做好了十足的心理准备，但那平息已久，不愿被轻易触碰的敏感神经，民族意识又再一次开始燃烧了。我顿时没了笑容，不想开玩笑甚至不愿再讲话。

“一个一度把亚洲搅得晕乎乎的民族，将自己的艳媚和残暴挥洒到如此遥远的地方，然后又在这里划下一个悲剧的句号。”当看到那密密麻麻的墓碑时，我被震惊了，心中随即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人说“落叶归根”，这些枯萎的生命无法回到自己的故乡，想必心中是十分苦闷的，这样的灵魂又如何能得到安宁呢？他们是一群漂泊不定的浮云，他们是可悲的。

但我的立场无法让我对他们的遭遇产生丝毫同情。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永远也无法忘记那段羞辱又血腥的历史，我永远也无法忘记电影中那些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酷刑。我无法忘记 731，无法忘记慰安妇，无法忘记南京大屠杀。那些把黄河之水染成红色，让中华上空充斥凄厉尖叫的人，难道该被我遗忘吗？

我用仇恨的目光瞪着那一座座墓碑，想把我的恨深深地刻在上面。他们对侵略各国人民所犯下的罪，已不能用“蹂躏、罪不可赦、天理

不容、罄竹难书”等字眼来形容了。那些苦痛刻骨铭心，那些记忆永世难忘。

我没有亲身经历过那场战争。但从无数文献、电影、散文、歌曲，甚至长辈们的口中，我看到了那些可憎的嘴脸，那些被他们压迫的屈辱灵魂。尽管他们都躺下了，不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他们躺成了一个又一个像这样的墓地，安静地离开了一切纷争，抛下当初的欲望，凶残，泪水以及痛恨。但他们的故事却并未因此而埋葬。我并不认识那些被日军残害的人。但我确实流着屈辱者的血，并且能感受到那股仇恨在血液中沸腾。

这样的感受在我看到那座写着“烈士”的墓碑时更加强了。我的心中突然溢起了一股无法控制的恶心与愤怒。“不知底细的人怎会知道‘烈士’是谁？”这是余秋雨写的一句极具讽刺的话。

烈士是谁？是那些把尖刀插入婴儿身体的人？是那些把病菌放入活人人体的的人？是那些玩杀人比赛并且自鸣得意的人？还是那些在几天内就可以杀掉几十万人，杀人比吃饭还自然的人呢？

我迷惑了，带着嘲弄的姿态停下记笔记的手，久久地注视着这个碑。

如果战犯等同于烈士，那“烈士”这个词究竟是褒还是贬呢？

我听到有人说：“该放下的，还是放下吧。前人的恩怨不足以用来拖累现实。”

放下？请给我一个放下的理由。没有人愿意记仇。世界上惟有两种感情最激烈，最铭心。一是爱，另一个便是恨了。



我们要爱家人，爱朋友，爱另一半，爱祖国，爱世界，爱人生。心脏如此小，早已满满当当，何苦再用一个“恨”来为难自己呢？

我想放下，想释怀，但却始终找不到理由这么做。如果日本人能够像德国人那样，在每年二战纪念日的时候不仅悼念死去的人，同时也为他们曾经犯的过错忏悔；如果日本人能像德国人那样，正视历史，还原真相，并且诚心道歉。我想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原谅他们，哪怕他们曾经罪不可赦，世界也将会用宽容的姿态去接受他们。

但实际上，日本人到底做了什么呢？他们将侵略战争说成是解放全亚洲；他们不承认世界法庭所判决的任何一项罪名；他们的首相几乎都是甲级战犯的后代，每年带头参拜靖国神社。

这些藐视历史，甚至企图篡改或掩盖历史的行为是对被他们残害的死难者最大的侮辱和践踏。

试问，我凭什么要原谅这个连面对错误，承认错误的气度都没有的民族？

也许，这一切的不肯认输服罪都来源于他们的传统武士道精神。他们不放弃，不投降，不认错。但武士道精神有教导他们那些残暴得几近变态的折磨人的行为吗？那一颗颗无血无肉的心出自于什么“精神”？

寺内寿一，好一个皇家血统的元帅。这个曾经呼风唤雨，让人闻名变色，将华北、南洋甚至整个太平洋都涂上厚重阴影，染成血色的人，死后竟也如此卑微。什么俯览着自己的数万属下，什么傲气十足。他所面对的只是这个赤道城市一年四季的烈日，一堆石头泥土以及被



像我们这样一群“手无寸铁”之人的指指点点。这位昔日风光的大元帅，灵魂被仇恨积压，那仇恨太厚重，它来自数亿中华儿女！

再来看看那些同样是战争与历史的牺牲品的日本人。我想起前不久大红大紫的台湾电影《海角七号》中贯穿全剧的那个故事：一位普通的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前往台湾任教。在肮脏的历史背景下，他却找到了圣洁又伟大的爱情。他与一个普通的台湾姑娘相恋，放下一切恩怨，忘记民族仇恨。他们本以为这纯洁的爱可以不受任何阻挠。但当日本投降，日本人返日的时候，这位日本教师却没有勇气带着他的爱人回国。他于是狠心地丢下了她，看她在码头边焦急地等待，他也终究将自己的灵魂放逐天涯，心如死水。他说：“我不明白一个民族的恩怨与苦难为什么要让我这么个普通的教师去承受？”

“事实上，即便是战败的苦难，她们也比军阀们受得深，尽管她们远不是战争的发动者，也没有因战争而有任何得宜。”这里的“她们”指的是那些娼妓，但因战争而受苦的普通日本人不只她们，还有教师、学生、商人……

他们别无选择，这些可能不是他们想要的。但他们属于这个国家，属于这个民族，所以只能接受。

他们从不轰轰烈烈，他们不曾被人记住，但他们的故事却更加凄婉，忧伤。这才是一群值得让人叹息的可怜人。

临走的时候，老师说要合照，背景是“日本人墓地公园”的大字。我选择了回避，没有一起拍照，不是因为我不想留下一点记号，而是我不知道该摆出什么样的姿势和表情。



这样一个墓地在曾经被他们蹂躏的土地上出现而不被破坏确实让我感慨不已。这让我忆起希尼尔《认真面具》中所说的那样：“在摆放灰瓮的石柱前，有一老妇人，以一种宽怀的姿态侧卧着；良久，不动，似乎有此生不渝的回忆一再萦绕这片可以被纵容的大地，以及继续带有伤痕的心。”

这样宽容的心，我感受到了，确实佩服……



## 游日本公墓

洗建波 0930

门口高大的守护神像，被风雨侵蚀的碑文，庄严而静谧的神社，排列整齐而富有地方特色的坟墓……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带有浓郁日本气息的墓园。它不像典型的墓园，我很难用“安详”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地方。它给我宁静的感觉，但我似乎又能捕捉到淡淡的凄凉。也许是受中国人所说的落叶归根信念的影响，身为一个中国人，本不应该到这里参观，毕竟到现在中国人还忘不了那段惨痛的历史。从这一点上去思考，我不禁对这个日本公墓能在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社区里保存完好而感到不可思议。

度量也许是这不可思议的唯一原因。新加坡同样经历过日本人侵略和占领的惨痛历史。所以，这日本公墓的存在也似乎有些讽刺，反常。但更深入地看待，这个墓园的存在并不是耻辱，而是一种无比的度量。作为中国人，我不知道我们应不应该有如此容忍度，或者说应不应该去仿效。毕竟这惨痛历史烙印的深度只有受害者才能真切体会，没经历过的人是无法真切体会，无法判断是否该去容忍的。

听着韩山元老师对我们讲述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历史故事。我不时向四周张望，大小不一的墓碑是这里最显眼的特征。据韩老师讲述，这里大约埋葬着三百个左右的娼妓，也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说的妓女，大概占这里有墓碑的死者的三分之一。这是一个挺惊人的数字。这群人因生活所逼而远下南洋卖身。石碑上的信女二字代表着她们灵魂的纯洁。看着这石碑上的“信女”二字，我迷惑了。这到底是一种

心灵纯洁的象征，还是在对自身身份的一种安慰呢？我不去思考最终的答案，因为这只会给她们的遭遇蒙上更为令人同情的色彩。多数人都讨厌被人同情的眼光，更何况这群拥有坚强灵魂，不屈服于生活煎熬的人呢？

我尊重这里的军人，因为他们有军人的本质，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奋斗，英勇地为国牺牲。但我还是痛恨这些军人的凶残。站在许多华人痛恨的日本元帅寺内寿一的墓碑前，我看不起“它”的高高在上，我鄙视“它”的与众不同，我更痛恨“它”的血迹斑斑，因为这个人对生命不敬。

我在墓园中徘徊，突然在一个角落里我和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对望。他的眼里释放着岁月的沧桑。眼睛的主人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他正在打理着园中的神社。听韩老师的介绍，他应该是日本公墓的守园人。他的家族承诺守护这个墓园，他承继父业。他的父亲是葬在这里的两位华人中的一位。他移开了他的目光，但我还是看着他的背影。微曲的背并没有被劳累压弯，承诺使他的背在这份从父亲继承的职业中挺得直直的，辛酸的汗液弥漫着承诺所赋予的忍耐与坚强。很难想象一个承诺可以跨越世纪地持续。或者是不相信坚持的力量可以如此巨大，能一代一代地传承。在这个老人面前，霎时，我为自己的惰性与广东人所说的“三分钟热度”（缺乏恒心）感到羞耻。微风中吹来了坚强的气息，我的心灵又再一次被洗涤，慢慢地，在我心里扎根。



## 读《这里真安静》有感

吴佳慕 0935

看了余秋雨先生的《这里真安静》之后，我不得不说，有种震撼，是可以从平实的文字中散发出来的，无需过多华丽词藻的修饰。

文章写的是余秋雨先生和其同伴在新加坡游历一处日本人公墓的感受。因为种种原因，我没能去余秋雨先生所说的地方，但估计也很难找寻的吧。毕竟“这个坟地好生奇特，门面狭小，黑色的旧铁栏萎萎缩缩”，“就在这座城市，一个草木掩荫的冷僻所在，有一个坟地”，这样的语句突出了那是即便走在其门前也很难发觉的地方。

在南洋的这片土地上，竟隐匿着一个因战争而被人诟病不休的民族公墓。历史常使我们反思，为何一个民族国家竟不满足于自身的昌盛，妄图吞噬中国，兼并东南亚，称霸全球？“但是，只要你不小心走进了这个地方，在这些墓碑间巡睃一遍，你就会领受到人类精神中极其可怖的一个部分，阴气森森。这里上下有序，排列整齐，傲骨嶙峋，好像还在期待着某种指令……”我想，第三节用这样的句段结尾是有用意的，一个民族的灵魂在战俘的身上深刻地表现出来。记得以前历史老师说过这么一则故事：一个日本官兵因无线电不通，不知晓日本战败的消息，长期蔽塞在森林之中坚守了几十年。我想，我们不能责难这个日本老兵因消息落后而长期不能归国。这个日本老兵令我们动容的，是长期执着于命令而为日本献出一生的精神。电影《紫日》末尾有这样的一个片段：日本兵在听到日本战败的消息后，心中无法接受，仍要大肆杀戮为日本天皇出气。更有甚者，日本的自杀机

是袭击珍珠港的一个手段，飞行员一旦进入机舱就意味着死亡，封闭的环境不允许飞行员临阵脱逃，他们必须英勇地与美军的舰船同归于尽。而在本文中，日本战俘想尽办法为死去的日本军人立墓碑的行为，留给笔者的，留给读者的，留给世人的，是对世界的宣告：日本皇军长青不败，哪怕军人已死，活着的人也要给死者无比的华葬。如果有一线希望，活着的人也要冲出牢笼为逝者复仇！

然而，在这个墓地中，妓女竟与军人并存。日本的妓女不论现在还是过去都是很闻名的，不是被人议论为低贱的象征，而是世人从她们身上汲取出日本史。“日本女子的美貌和温柔使她们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的其它娱乐项目，轰轰烈烈地构成了一种宏大的职业。从雄心勃勃的创业者到含辛茹苦的锡矿工人，都随时随地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日本娼寮。”显然地，这群异乡的悲情女子背负着日本兴衰的屈辱。“这种情景，与边上那些耀武扬威地写满军衔、官职的军人墓碑有多大的差别啊。我仔细地拨开草丛，读着那一个个姑娘自己杜撰的假名字。她们都有过鲜亮的青春，但很快都羞缩成了一枚枚琐小的石丁，掩埋在异地的荒草中。”即便在日本人心中，这些漂洋过海来此谋生的日本女人都是卑贱的，无论在日本还是在新加坡都在做着低劣的丑事，连这些妓女们也把自己定义成这样的人。没有真实的姓名，没有豪华的墓棺，不敢回国，不敢苟存……我想文中提及的《望乡》虽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了日本思想的情愫，但其本身反映的都是女人在旧时不被重视和生命的卑贱意义。无论是掩埋在公墓里的日本妓女还是那



些中国慰安妇，都是男性高昂生活下遭践踏的异性。墓地里那些数不清的石丁，是一个个生怕为族辈“招腥惹臭”的亡魂。

二叶亭四迷埋于此，也许身为文人的余秋雨先生是颇聊以自慰的。不然，在新加坡这个曾被日本侵占的地方，留下日本人的印记只有“军人”和“女人”实在是太可笑了。“二叶亭四迷也许并不想因此而离开。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让南洋人民知道，本世纪客死外国的日本人，不仅仅只有军人和女人。‘还有我，哪怕只有一个：文人！’”也许，正是这样一个独特的身份，让二叶亭四迷在墓地的存在成为日本象征摆脱过去，立足现在的方向标。同样是文人的作者，我想余秋雨先生更能体味到二叶亭四迷墓地在此的深刻意义。

未了，作者引了两件事情。一是，华人女性不满自己孩子出生后只会说日语的愤慨；二是，日本游客不知曾经在新加坡发生的关于日本的历史，只是大肆挥霍游玩。这虽然与墓地没有太大关联，但显然不是随便说说。他在说，中国的保守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原谅日本人过去犯下的罪行的，而日本人的“健忘”却是大和民族战后无法抹去的伤痛。

对于这个墓地，余秋雨先生的这番话写得很好，“这个三相寓言结构竟然隐匿于闹市，沉淀成宁静。民族、历史的大课题，既在这里定格，又在这里混沌。甜酸苦辣的滋味，弥漫于树丛，弥漫于草地。铁栅栏围住的，简直是个历史的浓缩体。我走过许多地方，未曾见过如此具有概括力的所在，概括得令人有点难以置信。”我想，虽然我不是日本人，但闲暇之后，无论如何，都该去看看这样一片墓地。

## 永别了，樱花树！

林颖慈 0937

最近我去了这么一个地方，一个很少新加坡本地人知道的地方，一个令我震撼万分的地方。那就是“日本人墓地公园”。踏入墓园的第一个印象是寂静，是冷清。而这冷冷清清的气氛当中似乎又有些悲，有些愁，有些沧桑，就仿佛这一片墓园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人都会在这世界上留下些什么吧！有些人在世界各地留下了足迹，有些人在家人朋友的心里留下了回忆。而埋葬在这个墓园里的人，留下的是遗憾，无奈，泪水和感伤。埋葬在此地的人都是一些日军和日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就被遗弃在这里。他们生前牵肠挂肚的故乡，就连死后也无法埋葬在那里。对我们来说，日本和新加坡只不过是区区六个小时航程的距离。但对当时生活在异乡的他们，日本是多么地遥不可及啊！望着这一行又一行整整齐齐的石碑，我的心情有些沉重。

在这里，我发现日妓的墓碑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奇怪的是这些墓碑并不是朝向北方的故乡，而是朝向西方。也许，她们心中的悔恨仍然不散，不敢再多看故乡一眼吧。她们一生中所遭受的侮辱不但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但她们换来的并不是她们祖国的尊敬。相反的，战败的日本把无辜的她们当成战败的证据。就犹如不可告人的丑事，她们得到的只是遗忘和遗弃。她们成为了自己祖国的耻辱，尽管



当妓女明显不是她们由衷的选择。天底下又有哪一个女子愿意当妓女，糟蹋自己，让自己遭受心灵与肉体上的折磨？

从古至今，很多世俗的人都以有色眼光去看待妓女。有些人唾骂她们低贱，有些人说她们污秽不堪。但埋葬在我足下的女性无可否认是值得敬佩的。世俗人们怎么看待她们我不管。对我而言，她们是一棵棵强壮的大树。即使风吹雨打，即使狂风暴雨，树也会站在原地不动，不屈服，不任由他人摆布。她们的心灵就仿佛与大树一样，优雅美丽。

但可惜这一棵棵树断了根。不是她们要断根，而是土地遗忘了她们。我不禁想，现在的年轻人因为崇洋而断了根。他们不懂得自己的方言，不认识自己的传统，不了解自己的习俗。他们对自己的国土一点感情都没有，渴望移民到其它国家。他们亲手把自己的根给断绝了。比起这些日妓，这些不懂得饮水思源的年轻人才可恶。人必须懂得饮水思源，不能忘本，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源，否则便会迷了路，不知去向。

这些妓女一生都梦想着回到她们的故乡去，再亲眼看看樱花树，再一次看到被风吹落的樱花瓣在空中飞舞，然后布满大地。但可惜她们现在却葬在异乡。虽然无人祭拜，但是我认为她们一点都不卑微。她们的毅力，她们的自尊和她们的坚强让我感到万分地佩服。虽然死了，但她们可歌可泣的人生故事仍会流传下去。这些故事虽然充满遗憾，无奈，泪水和伤感，但也充满了震撼，简直震动人心。



她们的坟墓不朝向自己的故乡，我想原因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日妓们来自内心的呐喊。她们大声地呐喊着：“我们到一个能接受我们的地方去了！永别了，美丽的樱花树！”



负责老师：陆玉欢师

编委：孙宇慧

宁皓琰

黄茜梓



## 附录

### 《这里真安静》节选

余秋雨

新加坡的坟地很多，而且都很堂皇。漂泊者们葬身他乡已经够委屈的了，哪能不尽量把坟地弄得气派一点？但是，这个坟地好生奇特，门面狭小，黑色的旧铁栏萎萎缩缩。进得里面才发现占地不小，却冷冷清清不见一个人影。一看几排墓碑就明白，这是日本人的坟地。

#### 军人：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坟地比它更节俭的了。你看这个碑”，韩先生用手一指，那只是许多墓碑中的一个矮小的方尖碑，上面刻着六个汉字：

纳骨一万余体

碑下埋着的，是一万余名侵略东南亚的“皇军”的骨灰。

到底是日本人，挤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依然等级森严。

一般士兵只立集体墓碑。除了“纳骨一万余体”外，还有一个含糊其词的所谓“作业队殉难者之碑”，也是一个万人碑，为太平洋战争时战死的士兵而立。另一个“陆海军人军属留魂之碑”，则是马来西亚战争中战死日军的集体墓，原在武吉知马山上，后被抗日人士炸毁，日本人在碎墟中打点收拾残骨，移葬这里。



军曹、兵长、伍长，乃至准尉级的仕官，皆立个人墓碑。一根根细长的木桩紧紧地排着，其中稍稍高出周围的是准尉。

少尉以上均立石碑，到了高级军衔大佐，则立大理石碑。

让开这所有的群体，独个儿远远地坐东面西的，则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元帅、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的大墓。这座墓，傲气十足，俯瞰着自己的数万属下。

## 妓女：

现在该来看看那些可怜的日本妓女了。

论资格，这些妓女要比埋在近旁的军人老得多。大概从本世纪初年以来，日本妓女蜂拥来南洋有过几次高潮，每次都和日本经济的萧条有关。而当时的南洋，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经济颇为繁荣，大批在国内不易谋生的日本少女就不远千里，给南洋带来了屈辱的笑颜。

岂止不再眼巴巴地望着故乡，在她们这么多的墓碑上，连一个真名字也没有留下。石碑上刻着的都是“戒名”，如“德操信女”、“端念信女”、“妙鉴信女”，等等。这些姑娘，身陷可怕的泥淖之中，为了保持住一点点生命的信念，便都皈依了佛教，希望在虔诚的祈求间，留住些许朦胧的微光。但是我觉得，她们不具真名，与其说是为了佛教信仰，不如说是要隐瞒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遥远的族人因自己而招腥惹臭。



## 文人：

这位文人的墓，座落在坟地的最东边。本来，寺内寿一的墓座东朝西，俯瞰整个墓地；但这座文人墓却躲在寺内寿一墓的后边，把它也当作了俯瞰的对象。

仅仅这一点，就使我们这几个文人特别解气。而且墓主还是一位挺有名的日本文学家：二叶亭四迷。我记得他的相片，留着胡子，戴着眼镜，头上的帽子很像中国的毡帽。我应该是在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时候顺便了解这位文学家，他葬在这里，对我也是个意外。不管怎么说，整个坟地中，真正能使我产生亲切感的只能是他了。

二叶亭四迷早早地踞守着这个坟地，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坟地以后会有这般怪异的拥挤。他更无法设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个，他将永久地固守着寂寞和孤单。

## 总结：

这个三相寓言结构竟然隐匿于闹市，沉淀成宁静。民族、历史的大课题，既在这里定格，又在这里混沌。甜酸苦辣的滋味，弥漫于树丛，弥漫于草地。铁栅栏围住的，简直是个历史的浓缩体。我走过许多地方，未曾见过如此具有概括力的所在，概括得令人有点难以置信。

这时我心中忽起一个念头，真想走上前去告诉那些坐在人力车上兴高采烈的日本朋友；就在这座城市，一个草木掩荫的冷僻所在，有一个坟地。无论如何，你们应该去看看的。我们刚去看过。

真的，你们应该去看看。



